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  
1





釋

山

文庫 11  
D 27  
/

初田泉文庫

建  
各

48-12476

010190550350



同治十一年夏  
浙江書局重刊

序

九流之家多明一孔不求賅備隨舉所得或源流不分  
自唐以來獨儒家者流綜輯者眾因分數家曰故實曰  
經說曰校訂至宋而經說家又有心性章句之分則兼  
故實以爲証明兼考訂以爲參稽各因其才之所近而  
泛濫焉大抵繁而無統雜而不貫駁而不醇求所謂有  
始有卒者蓋其難哉 國初石莊胡先生以勝國遺老  
殫心聖真統百氏同異衷之以道本躬行實踐之所獲  
研精覃思之所幾非聖賢之志不敢存非聖賢之言不  
敢言通會其立體致用之始終而該貫乎百爲萬行之



當否近而日用動靜倫常物則之間遠而紀綱彝憲彌  
綸宇宙之範如指諸掌如券以符有說苑新序法言申  
鑒人物志潛夫論中說之宏肆而精粹過之有正蒙近  
思錄讀書錄呻吟語之醇明而條貫過之可爲大學之  
義疏論語孟子之廣詁有志斯道者亦彬彬可觀矣申  
者先生得是書而寶之蓋幾失而復得焉錫麒恐其遂  
湮也矧手民壽諸梓使來學皆得究心亦冀先生勤勤  
誘誨之盛心於茲不負云爾婁東顧錫麒序

序

繹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爲文數十萬言竟陵胡先生石  
莊所述也竟陵今爲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舉  
於鄉國初一謁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始成  
是書先生之學達于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  
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奸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  
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窳博而知要反復而切至條  
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頗汎濫于諸子百家而折  
衷于聖人者也其本末始終多見自敘于其時天門尹  
李君念慈序中當先生之成是書也不惑于毀譽不憂



于堙鬱書夜孜孜務窮盡其所蓄抑可謂信道篤而知  
體要者矣夫晚周至今材智蠶起學術益歧其初莫不  
殫利精力紛著書講說代積雖遠而言議明通道藝衍  
遂不舛馳于先王不過數家者何哉古人之于學也其  
修于身者仁孝忠誠德業著矣而天人之間盈虛消息  
之理所以殽于性命而施于刑德者不探其精微道猶  
未至也名物度數制作之中聖賢之微文要義所以統  
于奧蹟而列于蕃變者不窮其損益因造知猶未致也  
德成于身而道貫于中然無堅固之守負卓之見辨論  
鉅細雖當于理勢有亢厲倣詭之言而無深造自得從

容中道之實君子猶慮其學之未正識之未峻是以又  
在乎詞之粹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言其學之正識之峻  
詞之粹也學識之不明爭名之心競襲性理之虛言昧  
問學之閎廓不權時勢不求典禮祖尙膚末其弊至于  
迂陋矜誕矯其失者徒沾沾攷校于古書傳記同異得  
失義利之不辨氣節之不修材器蒙隳而人士益卑靡  
無用凡此非僅侈于爲人不知守約之過也故余以爲  
自前明來書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實決可見諸施設  
者惟顧氏日知錄與先生是書爲魁傑而惜乎是書晚



出知之者鮮卽知矣尊信者不易顧其言不可一日不  
昭焯于天下也余初欲少刪其繁近益恢其端深博大  
旣不果然卒亦何損其盛美武進李先生申耆前得是  
書而重之後幾遺佚去年用亟謀于婁東顧君竹泉刻  
于江陰以余亦尊信是書命少疏列其指意余學識顛  
固痺隘罔克測豪末所以惓惓樂道者紬繹旣久頗恨  
不獲親質于賢碩又欲附是書使名見于後世云道光  
十七年正月十九日丁酉寶山毛嶽生謨

自敘篇第六十一

序曰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  
湖廣通志文苑傳子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  
有柴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  
觀理而體察之竊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亾之深以  
爲恨後於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檢之完具甚喜亟  
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爲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  
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巖堂觀察過訪龍  
有活字板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  
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爲莫若繹志



龍意以不見 四庫書曰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  
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合宇宙  
不敝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并原  
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  
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燹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  
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  
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之其子云此  
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蓋星伯故識龍子疑龍或以  
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子淡惘然以  
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亾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

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  
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  
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於所識婁東顧君竹泉  
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遭如此不及今  
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貲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  
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  
其精神自當不敝而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  
之竹泉之於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  
恨讀書錄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  
得復合則尤幸之幸哉道光十七年歲丁酉三月朔



日戊寅刊成附識于後武進李兆洛記

繹志原序

晚季風氣寢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墨士作爲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百家皆附緣情事以立論敷詞篇什短小易於結構耳求其無所附緣而自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之自荀列而降世所述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爲高論善辨騁才以遂其所見意嚮詭僻其背戾於聖人之指者往往然矣矧能內之極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遠之俟諸來葉者乎竟陵胡石莊先生自明崇禎間蚤領鄉薦入興朝無意禮闈乃謁選部旣



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老以孝廉之身全歸勝國以放還之恩凶諸本朝不忤於時無羨於世歸卧天門巾柘間足不出戶庭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讀而淡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宏深奧博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著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慈宰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於先生旣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讀先生之詩以何先生歿念慈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嘉言襲所求得先生所著繹志若干卷則洋洋灑灑自志學明道逮尙論廣徵爲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任官行

政制事治人之措置施爲名臣賢士之所以物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三十餘萬言體之可以脩身可以治天下要之本十三經博稽漢史隲括荀楊文中折衷周程張朱之說其學務爲有用其論不雜奇詭念慈始若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於先生生存之日問辨講習焉然使先生至今在則此書終不肯示人念慈又烏得讀也所苦客裝微薄不能亟謀梨棗以公天下後世乃手鈔而笈攜之竝略序其管蠡之見以歸之嘉言此書在天壤先聖先賢之靈其式憑焉會當有



知而傳之者嘉言其母以湮滅過慮可也念慈所見於  
先生者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篇相表裏而特不分  
條目殆是篇取材之餘乎亦必傳之作也

康熙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上浣二日前竟陵  
令涇陽李念慈書於澠池道中雨雪旅次

重刻繹志敘

去聖日遠異學爭鳴漢劉子政氏叙錄七略甄綜九流  
儒家之言六藝筦鑰然而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有述者之明擷蕪類擷菁英羣言淆亂則衷諸聖何  
嘗不同流而共貫也顧非行己昭焯入理堅凝事變周  
知心智完密則擇言駁度事偏至使讀其書者以闕疏  
爲詬病嗜已法言中論而下箸錄日繁其於聖學或合  
或否宋五子者依經立教辨學去非所著書繁簡不同  
同厥體用源流日分各傳其師說標一時之論則不備  
持一字之旨則不純備矣純矣而言不支者行亦不遠



儒家盛衰大道之盛衰也。著於行事者尚矣。空言可託。則不爲一時用。且爲百世師。何如其大。何如其嚴也。抑又聞之。兼善者。儒者之志。垂教者。儒者之澤。有其遇。則功立。無其遇。則言立。

國朝立功之儒。有湯文正。李文貞。陸清獻。張清恪。立言之儒。有顧亭林。黃黎洲。張楊園。諸先生。吾楚承嶽麓之教。衡山有王而農氏。天門有胡石莊氏。學不後於羣儒。而聲稱閭如。二百年間。遺書若存若亡。王氏之學。浩博。書數百卷。鄧湘皋學博。表之於前。曾沅圃中丞。章之於後。今日風行海內。蹈厲奮發之士。興起焉。胡氏之學。精

深。書數十卷。李申耆大令。得其彙。復佚其半。刊行未久。傳本日尠。昌濬讀而敬之。信之。付浙江書局。重刻以廣其傳。亦願趨嚮敦樸者。得師資之益也。且王氏說經之書。前上於

朝。著於四庫。胡氏釋志。遲久始出。所謂不絕如綫者也。王氏博辨縱橫。自成一家言。釋志六十篇。左右采獲。博極羣書。自諸子百家。與夫史策。名言文章。精詣蔑不貫串。而衷於周程張朱。以爲之歸。修齊治平。本末無不具。朝野今古。變故無不盡。文詞爾雅。義理平實。學者可以鑿。既涵泳其間。昌濬竊推燭其指要。曰崇實。曰復禮。合



轍聖塗而為儒術之上流者蓋在是與蓋在是與同治  
十一年孟秋湘鄉後學楊昌濬撰

釋志目錄

卷一

志學篇第一

明道篇第二

立德篇第三

卷二

養心篇第四

脩身篇第五

卷三

言行篇第六



成務篇第七

辨惑篇第八

卷四

聖王篇第九

聖學篇第十

卷五

至治篇第十一

治本篇第十二

卷六

任賢篇第十三

去邪篇第十四

大臣篇第十五

名臣篇第十六

卷七

諫諍篇第十七

功載篇第十八

吏治篇第十九

選舉篇第二十

朋黨篇第二十一

辨姦篇第二十二



卷八

教化篇第二十三

愛養篇第二十四

租庸篇第二十五

雜賦篇第二十六

導川篇第二十七

敕法篇第二十八

治盜篇第二十九

卷九

三禮篇第三十

古制篇第三十一

建置篇第三十二

禮祥篇第三十三

卷十

兵略篇第三十四

軍政篇第三十五

武備篇第三十六

名將篇第三十七

興仁篇第三十八

卷十一



凡事篇第三十九

立教篇第四十

論友篇第四十一

人道篇第四十二

出處篇第四十三

卷十二

取與篇第四十四

慎動篇第四十五

庸行篇第四十六

卷十三

父兄篇第四十七

宗族篇第四十八

夫婦篇第四十九

祀先篇第五十

奉身篇第五十一

養生篇第五十二

卷十四

經學篇第五十三

史學篇第五十四

著述篇第五十五



文章篇第五十六

卷十五

雜說篇第五十七

卷十六

兼采篇第五十八

卷十七

尚論篇第五十九

卷十八

廣徵篇第六十

卷十九

釋志卷一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志學篇第一

君子之學，學為大人焉。學為聖人焉。為大人，天下國家之事屬焉矣。為聖人，仁義禮智之則具焉矣。故有心世道者，不可廢學。先知先覺，不得不以為學示人也。學有三端：言性者，當知人之本乎天；言道者，當知明理由乎勝私；言治者，當知四德可措諸天下，此其大綱也。若夫歲月先後之序，古人已試之方，天道人事之極致，要使萬善皆備，凡天下之理，取足而有餘，萬感皆應，凡天下





之事取則而無差在乎積勤不倦終身從事焉爾人一  
日之中有四氣焉有清明之氣有盛大之氣有堅固之  
氣有專一之氣清明之氣眾善發生盛大之氣萬物皆  
備堅固之氣美善必成專一之氣蓄藏不洩清明之氣  
晰理精矣盛大之氣受物備矣堅固之氣措務宐矣專  
一之氣凝思安矣以清明窮理以盛大博物以堅固持  
論以專一致思此學之節候也學莫重於復性性者人  
所固有也然一麗形質即受程於氣而受蔽於物氣有  
強弱蔽有淺淺人與物異人與人異莫不由此因其放  
也而使之歸因其歧也而使之衷因其微也而使之著

因其克也而使之堅因其錯亂而使之有序不增益其  
所無不縱舍其所覺不斷續其所獲凡形質之私皆聽  
於性命之正此復性之旨也古今遠大之業無一端不  
當講諸平日無一事不當措諸躬行要使觀理之心出  
於清明不出於昏雜即不以昏雜之識累清明之理培  
養洗濯與日俱積如草木然不以灌溉不勤使生意鬱  
塞如日月然不以陰翳未瑩使光采匿虧天道否泰不  
可限人世治亂不可移常道未通勿遽語變人倫未盡  
勿言天德勿以矜心勝氣填塞虛靈使光明不續功虧  
九仞而後可復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盡性



之功必先窮理卽事窮理謂卽事而求處事之方也得其方卽得其理矣卽物窮理謂卽物而推爲物之情也得其情斯不違其理矣陰陽五行之類周知其所以然則此中闊大而曠觀遠覽之致出古今成敗事變倚伏悉知其所由來與其所由往則事事有成法雖紛紜運至而資用不匱不以理契合聖意而穿鑿已見以爲聖意故穿鑿愈多聖意愈晦不以理處事而別求智巧以處事故經事雖多而無一事之理存諸其心百事皆如在夢寐也蓋理有真是有真非如射之有的人所共見可指可視者也理之是者驗諸庶物皆然驗諸吾身又然驗諸天地莫不皆然是卽不可易之理也若獨見其是非而人不能與不惟粗淺涉獵去極云遠卽精微元妙無當所事之宜猶乎粗淺也總之足不可蹈必非善地手不可捉必非嘉物蹈虛者寸步卽顛捉空者終身無獲甚不願人有此病也若夫真妄之際全然不察但取舉數之多表裏之別亦復不分總在疑似之域如此僅謂博物不謂窮理也博識所以辨學也辨學所以植德也君子者以植德之故辨學則學不僞以辨學之故博物則物不雜超然而觀欲其曠凝然而深欲其會流而注之欲其盛觸而肆之欲其通取於其質所以制其



僞也取於其貞所以制其動也取於其義所以制厥宐也取於其時所以制厥變也冥行者必墮於是脂燭薪燎以道之薪燎既具而馳榛莽之墟以狂走墮者更多冥行者也馮河者必沒於是舟楫帆檣以濟之舟帆既具而輕陽侯之波以覆舟溺者比於無舟者也君子不憂阨蹙而憂狂走之自蹈也不危陷溺而危傾覆之自及也舍夷易而樂幽險耽捷徑者也舍大道而慕曲學昧近功者也君子之學辨之有素矣欲爲聖賢必以聖賢爲歸周公孔子吾所從事也古人羹牆寤寐之說皆是也其馴而習之也所行必正道所與必正人所存必

正心所居必正業其按節不陵也如天之施氣地之生物從容有常專一不二其無適不自得也斂約之志素位之行悠然無所不足紛華美麗不動也其務本不惑也雖有捷取之功名控勒天下之雄勢辨若白黑輕若羽毛担如大敵無以易吾學也其欲以此濟天下也悲憫天人未嘗有間歷聘而不言勞盡已而不爲屈斯人吾與而不忍棄也不以聖賢論議爲無益不以聖賢踐履爲迂遠不文飾其不善之行不自欺其惡不善之心有過必改若負痛於身受撻於市是以卓然立於善惡之分而內之情欲外之時執皆莫能奪凡見奪於內者



欲遂其私也委曲以徇所私其私已先奪之矣凡見奪於外者其中無所據也倉卒而求所據時執已先據之矣事與事相距則枘鑿而不入理與理相錯則雜揉而難稽心與心相撓則矜顧而不和善學者直與之無間焉造次顛沛皆仁也壺飡饌饁皆敬也伐木殺獸皆孝也偃僂循牆皆禮也昧爽待旦皆思也故學之始也空侗顛蒙不甚相遠有所感而卽入焉所感不可不正也勃然而慕愀然而省終身之性情由此植其根焉學之中也耳目手足各安其次心思智慮各止其所王公大人之事有所不爲其所爲者無非古人之法度學之終

也與之爲優游與之爲嫻習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所見無非理者精而精之美在其中矣習而安之純在其中矣歲取十千之望未有不肉袒深耕者也九年大成之業未有不朝夕求益者也談都會之美者使人跂邇峻激之湍者使人勇由周孔之門牆不爲賢哲吾不信也學之最難者莫如精義精義之難有明知爲義所見仍非義者有論說極精卽事仍未精者究此一物之精微因推及庶物之相類又因時勢所值度輕重之宜又因古今之理察內心之疚猶恐爲一人之義非天下古今之義也又恐爲天下古今之義無當所事之義也是以



經志 卷一 五  
輕千乘之國者蹈道猶未恤鄰國之災者文猶不與文雖不與又曰實與之也萬事之義皆本天地或眾義錯峙而迭見或一義網緼而包羅散一以爲萬合萬以歸一纖毫不爽而後得義之極及其至也日用飲食之間亦有合於天載焉其次則有所持循有所脫舍禮樂所以養德也經傳所以持心也體之於心則存心之功施之於事則克己之事要使心有定見事有定形而後可持守也禮樂經傳所以示之有定也凡執古可以御今處近可以謀遠識其所往而能必往識其所居而能必居皆理得乎形之相因機存乎類之相逐也此持循之事也然而君子之學不全不粹未可中止也全也者無所適而不通也粹也者無所通而不由乎道也義理無窮不進一境不知後此之有餘不過一境不知前此之未足安於小成者示以闕大則自失不知自失不可以變小成之局也務於虛遠者指以實地宐自驚不能自驚不可以藥虛遠之病也道體如天無一息之停故與道爲體者亦通乎晝夜而不已去故就新者不安其故者也去人從天者不囿於人者也去我從道者不溺於我者也此脫舍之事也古之學者爲己欲其切於己也或切己之事而學習之或切己之病而攻治之同一書



傳所載有切與不切之異有在他人則切在己則不切之異在他日則切在今日尚未切之異最美之言最高之行詡詡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聞善而行見善而好是爲己也好之以求悅於人行之以求勝於人是爲人也一生精神用之通都大邑之中不用之衾影屋漏之際終歲辨論盡於耳目聞見之前不求之幾微疑似之間終生誦習祇見其齟齬渙散補綴掩襲不得浹洽脗合之處皆爲人誤之也故理義悅心非誦習禮義之文而有快於心也在物爲理得其理之所在則悅處物爲義見其處之合宜則悅以古人理義之事度

吾心所欲爲之事多與之合則悅以吾所聞見之理義時復思繹浹洽於心則悅故古之學者書傳疵瑕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傳純粹之事皆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內省所得者理也純粹在彼浮慕於此所長者欲也聞聖人之言卽志乎言中之道師聖人之道卽得其疑道之體故斂藏如秋冬靜謐如井泉鎮重如山嶽充然具足漚然不見其端焉是以自外觀之無可舉似也以廣廈貯錢穀積之雖多要皆收斂蓄藏間若無所有也室廬狹小不能多藏而積於廡下過者見之所積不逮中人翕然見稱於世究且散漫朽蠹不可



賴其用矣。義理之與名位，其疑承一也。褊淺勃露者，有名位，卽以名位驕人；知義理，卽以義理驕人。以言乎名位，則驟遷而驟蹶，以言乎義理，則半通而半窒。故名位必能疑承，而後成其爲事業；義理必能疑承，而後成其爲道德也。君子之學，翻然以遷，如蛻之去故，冥然以化，如蜾蠃之祝類，默移於無形之中，相禪於晝夜之際。若陰陽之運寒暑，若參以爲人之念，則失之遠矣。雖有聰明之資，必假物以自益，所假不可不善也。旣得所假，又恐安其所常見，溺其所狎聞，所習不可不審也。不讀非聖之書，則所假者善矣；居今之世，而志與古遊，則所習

者善矣。究經傳微旨，論古昔事實，接四方賢士，察四方情僞，覽山川形勢，考時王制度，起居飲食之節，里巷道路之言，皆所假之助也。所居必擇地，所游必擇士，所業必擇藝，所志必擇類，義理可樂，如食飲不可無不善，可畏若水火，不可蹈，皆所習之助也。從王者學之用也，事親者學之本也，儀刑於家，朋友相攝，以威儀，耕田而食，乘屋而居，莫非學之業也。世俗之士，博物洽聞，而不切於身心，辯說有餘，應務則疏，容止可觀，中懷則陋，非天下不可泯滅之學，卽非天下不可泯滅之人。雖推排人世，斐然赫然，終不免同於汎梗也。又或遊心六藝，但以



飾智驚愚所矜尚者匪動於意見卽慕於浮名非徃所獲而自足卽妄引所未至以自欺所學雖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常居前雖多無益也以無用之物累空明之性以無用之功擲少壯之力悠悠歲月未肯待人至於老之將至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益負於初心程子且恨之况吾徒乎人未嘗不好學也欲知己之所爲或是或非觀諸古人無不辨矣一二古人之事或失或得所觀者多則比方有餘參考必精而是非不爽矣又不可漫云是非當求所以是非之故一一爲之舉似庶幾精切不誣又不可直用己見當旁求古人已

定之論以爲證據庶幾所決不妄端居無事之時清夜夢覺之間與夫羣居旅遊語言論列皆若與前言往行相觸幾微不似古人負疚在中不遑甯處則滋培之功密矣世亦有聞見雖博終身不得其益者好侈之心與欲速之心爲之害爾好侈者取舍之迹亂於外欲速者恍惚之象眩乎中舉以從事茫如搏影焉可據哉非謂在彼者不可以疑似爲定案實謂在我者不可以疑似爲前車也夫天理人欲義利公私之分此是非之極致紛紛愛憎紛紛臧否皆芸人之田也時時比擬時時彷彿亦優人之言笑也以我日用行事與書卷所記之事



精切較量我所爲之善不及古人萬一我所不爲之惡亦未及古人萬一此中格格不樂皇皇難安思所以自進雖欲求速而不能雖欲務多而不暇矣况義理在人與歲月俱爲增長若一蹴而至必有假合依附之迹而無紬繹日新之味條目紛多又有浮遊不急之務與空虛不實之病終身受其累而不自知未可與爲學之事也

明道篇第二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河圖洛書錯綜陰陽者也故論道者本焉書之典禮詩之治亂亦道所聚也陰陽五行之理自一而兩自兩而五自五而萬皆有生之者有成之者陽之所生陰以成之陰之所生陽以成之春夏所生之物至秋冬而後成秋冬所生之物至春夏而後成無一物不備四時之氣者其不備者皆偏至之氣非中和之氣君子不資以養生不象以立德也故曰易之陰陽道所從出也五行有生之序有行之序洪範所云生之序也月令所云行之序也洪範之序二氣交感而相生月令之序形質相續而爲生五行皆天地所生或同時竝生或先後殊時皆未可知但既生之後循其天一地二之數若有序焉至於四時則以司權爲先後如周



禮六卿以所職爲序非官次有尊卑也此自然秩序非人造也惟天道交合二氣而生人事錯綜天道而成故聖人制爲典禮上下相臨而治貴賤同等不可治也昭穆之位祖孫可同父子雖近不可同也天道卽樂也人事卽禮也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洽第明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動盪不息參差不齊值其正者則日月光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育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

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寡過卽民間謠俗亦可互相砥礪得性情所安值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震裂月朧日食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沸騰陵谷易處普天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蹙蹙靡騁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故曰詩之治亂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旣曰生之何由戢之旣曰鞠之何由棄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不以易地而有加損不欲奪人之生斲人之養



也盡性者盡倫常之事仁義之心而無餘也育德者育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且在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有不會者卽是差錯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合者卽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證所合則所合不妄至於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聖人之理何以共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非天下後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讓以扶其微亂世之道悖聖人批堅捩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迓世之平以和擇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之德不忍道之淪喪脂車歷聘揖讓入主之庭所至之國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暉映其間所以扶道之微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

釋志



世名都出其藏甲。此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  
捩險以挽其悖。聖人之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  
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  
體立。此身之動。不違其則。而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  
又能使人共爲之。施於人而無間。由乎人與道原無間。  
也。相與行道。在人者猶在己也。在己者猶在人也。由乎  
所行之道。皆人已所共。反觀吾身。道之全體具焉。博觀  
天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之間。古今之久  
也。子思孟子以健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口體之身。而  
以四德實之。又以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之圖。無形  
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實矣。既  
有動靜。卽有五物。五物又加實矣。既有五物。卽有萬物。  
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生以後。不可  
謂生非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  
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必求其定體。王者  
之政刑。四民之職業。強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卽道  
也。過橫流者。不待秋冬之涸。感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  
夫弘道者人也。人則眾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  
實也。此道之大指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明道  
者。不可不知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



欲之尤不奉無私之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人之書自匹夫匹婦以及帝王卿相無不稱天以臨之靜而無事則曰陟降厥土日監在茲動而有爲則曰上帝臨汝勿二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堅之在位之臣相與爲讒慝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栗敬畏嚴栗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栗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徧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恣惡人也爰究爰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

定者哉一值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亾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慎行不遷以法天之有常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反常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怪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怪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卽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寘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也人之一身



流露披寫可以無餘蘊而性爲根柢發而爲幾則端平  
正直之幾也暢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  
甫接倫常中人卽有敦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卽  
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  
利欲汨其清不以死生易其貞不愧幽獨不得罪天地  
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  
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  
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迨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  
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胄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  
有聖瑞長而克岐疑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山禮夫豈無六七賢  
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  
之武胸劇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  
雨之操伐檀之志眾所同好也而赤芾充於朝青蠅止  
於棘又何其不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遊說之風  
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  
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  
俗之士也然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  
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迹衰世之  
餘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



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卽生臆惑。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人之疑，明矣。然不言脩悖，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越椒、楊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蓋有所以處不肖，則賢者別矣。有所以著其異，則同者彰矣。故先儒論性，惟荀獨悖，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朱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命者，聖人所罕言，而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死生貴賤，人事也。仁義禮智，天德也。仁義禮智，天之所命，而死生貴賤，亦有天以伺乎其間。德備乎身，則富貴壽考皆隨德所在，從之。故命亦在是。德不足於身，而死生貴賤莫能自主，不得不聽命於天。是以人事天德不同而同，謂之命也。然死生貴賤，亦有二義。吉凶壽夭，氣也。所以吉凶壽夭，理也。氣得理而覲覲息，如牧羊子夢爲王公。



覺自知其妄也。理得氣而不墮虛空。如釋氏因果來生之說是虛空也。但理一而氣殊。一爲脩短。一爲清濁。二者不能相兼。不可以脩短定清濁。亦不可以清濁律脩短。不得謂理之所在氣卽因之。亦不得因氣有不齊。疑理有不齊也。說書者以明德爲命。說詩者以天理爲命。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君也。以言受命。以道受者謂之天命。天之歷數是也。以言受者謂之君命。君之策命是也。推而廣之。人君以利人爲命。聖賢以行道爲命。受氣者以氣之隆薄爲命。程形者以形之豐約爲命。顯仁者以昭著爲命。達幽者以隱遠爲命。命或在有生之前。或在有生之後。或在數世之前。或在數十世之後。凡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莫非物之正命。此以合感彼以離應。莫非物之定命。或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而命行乎其間。卽春或不華。冬或無冰。命亦不間於其際。或神志在先。徵兆在後。天人易位。而命始定。或父子百葉同爲一體。死生代逝。而命猶存。蓋一物各爲一命。萬物合爲一命。分之不俟假借於彼。合之不俟綴緝於此。此言其理者也。龍逢比干諫而死。范文子叔孫昭子祈死而死。邾文公利民而身死。畢萬不死七十戰而死。牖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皆正命也。里克弑二君而死。公子慶父公



子叔牙不利宗社而死益成括小有才足以殺身而死其餘死貪死佞若怪物毒蟲之不容於世者皆所謂桎梏而死者也非正命也此一說也顏子之夭伯牛之疾山川之崩沈兵戈之攢簇一食之頃萬類同盡是不可避者也飛廉惡來從君於惡州吁阻兵而安忍費無極讒人而自及剛暴之人行而致死縱欲之人動而徵病皆可避而不避者也不可避者命也可以避而不避者非命也此命之變也又一說也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無洪纖曲直而不當吉凶曲折無所逃者也此君子抱反躬之

心欲自作元命者也又一說也此言其氣者也然而皆有常焉有變焉常者無論矣若慶封不死於齊而死於楚申侯不死於楚而死於鄭崔杼不死於弑而死於無家當其免也人竊疑之及其久也人且遲之不知凶人者其所爲皆死法也鬼神之所棄也遲速委曲或爲天所位置或亦事之適然不可常理論也更有大運昏濁庶事拂經豈惟人事脩悖頓喪所恃卽天道好惡亦爽其則如衰周之季運數靡敝從古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天地亦在剝落中而况人事乎孔孟所以不遇原不可舉以論理也要知事之變者氣化流行而人與適值在



人不可理求在天亦非有誤甯當小有差忒輒生皇惑君子處此惟有委順恭己以俟沴氣之告終天道無息終歸於有常也若處昏濁之時亟求所以死生貴賤之故欲以下土之謹咋與造物者校量是非何異乎遊沸鼎之中而創枯魚之泣耶况乎聖賢之命與天相通者也故生治世者命必達庄亂世者命必窮小人之命與天相戾者也生乎亂世偏有富貴過人者至於天道反正人莫不穀彼獨罹罪以此觀之亦甚著焉且吉凶之報天不能違而悔吝之來不可不思未成之幾尚可轉移已完之器輒有損壞如曰一作而不易豈識微之論

乎君子獨見其義義不可爲則不爲矣雖若受制於命而非命所制也已則制之使不得越於義故君子不言命只可言俟命小人則不然與之言義則不信與之言命亦未必有所忌憚也至於所入必窮而後稍安於命以此自安亦或以此自制而不狃於爲惡尙可拯救十之五六使不至殺身則命之說大有益於小人此天心之仁愛人也性原於天其體常明非物誘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掃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



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又人物之別也

立德篇第三

萬物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無不具卽理無不具可知也理有其自然有其當然自然者衆善所同出也當然者古今所共由也知自然者無所強則知當然者不可易聖人教天下因人物所當然爲之品級爲之節制天下由而不悖而謂之道君子脩身因道體之自然加以省察加以克治過非幾之萌獲固有之善而謂之德蓋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有之謂

德道有榛蕪有岐徑有半塗而惟德則擇之而精守之而固卓然自立不移如適楚而至於楚適越而至於越適夏而至於夏耕已獲矣獵已饗矣我固有之矣故臧文仲曰太上有立德而不言道言立德而道在其中矣山下出泉未知終爲江河終爲汙沱也宜疏導焉使不至壅闕宜護惜焉使不至澆濁故蒙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所行之善所以疏導也養育所得之德所以護惜也旣疏導之又護惜之然後山下之泉可漸進江海旣果行之又養育之然後君子之德可積小至高矣君子以玉比德玉之生也在澗山之中石璞之



內而不在市井之側耳目之前也。人物精氣默運膚理之間，人不得而見者，乃生氣也。可見於膚理者，其死氣耳。山川井泉之氣，升爲雨露，人不得見也。故上彌乎空，虛遠被乎六合，一有可見之形，雖盛大如江河，要皆逝而不能返，變於盈而不能變盈者也。玉以不見爲寶，德以無聲與色爲至，非上士孰及此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旣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途徑常輕熟，靜之關，振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幾，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爲動之幾。遏欲之功，常在於動，然不待其動也。卽其機而遏之，則不失靜之體。蓋動靜相生者，吉德也。動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故也。君子脩德爲務，私欲之發，亦微矣。從其微者，制之似乎甚易，患乎隨發之隨制之，其發其制，莫以爲難，遂不妨與爲不制，而授以可發之端矣。又患隨發之隨制之，狃而不戒，以爲固然。



度後此所發必倍於前而制伏之難亦倍於前卽僅同乎向者制之之力亦不勝其所發之勢矣君子知不善之端所以潛滋默長不可遏者以其深藏於心謂可閱匿也一念初生常若眾耳眾目伺乎其側雖無他人之視聽而反照內觀瞭然不可誣則非辟之幾無處可藏克治之功自不容已幾雖未動所以制動者凝然難犯矣又知耳目聞見一藏於心不久必發爲行事如藝種於地日至必生所生美惡必肖其種故所居所游必納諸嘉言善行之中不善之事不使易種於心凡存於心者又粹然皆正矣彼情欲之私原非性所固有又以持養之密出而無所交入而無所附焉往而不爲仁義乎然存理去欲又當兩路擒截然後完備周密平日致知所以存理臨事克己所以去欲向前一步存理之功退後一步去欲之功所以存之不可不堅去之不可不力若汎汎悠悠聽其往來方寸之間自然有渣滓宿留不去久之日積而淡昏濁多清明少矣滿腔天理一念間斷夾雜猶或失諸况以私欲結成一片雖有天機呈露只如披沙檢金不可多得石火電光難於久繫以此沈溺一世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一人出此陷阱者不有愧於爲學之事乎終日悲人莫知自悲尤可痛也入德之



功當使德有定體而求入之沖淡簡要溫和德之定體也既有定體其中條理節目日見其臚列而有所持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持循之具也蓋履而蹈之斯之謂禮行而有之斯之謂德德猶精氣禮猶體質不得於行禮之外別爲有德之名別有立德之事也德者古今實理也三千三百者人生實行也凡天之所賦物之所受莫非實理春夏之氣敷豫而達於外乃實理方出而傳於枝葉者秋冬之氣網緼而聚於內乃實理各得而藏於根莖者自有天地以來至于萬年之久草木之華實鳥獸之形狀相生相化無不如一以其無不實是以

無不一也大衍之數五十揲而數之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一縱一橫一往一復散乎無方會於一原無不相合一有不實卽不合矣事所當爲亦人之實理也實理所在旣得於己又得於人人我同得故有得無喪德斯名焉苟不徵實則一得一失此得彼失內外隱顯常不免有二致少壯衰老有初鮮終何以謂德哉夫實者理也不實者欲也志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實志乎虛則存理去欲之念皆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旣實則扶善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旣分之後一念初動蚤已扼其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



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更如嘉禾始生必墮隴草以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豶豕之牙。此聖賢之實功也。履常而脩德者，溫恭之基也。見異而脩德者，補過之門也。有漸次日進者，有敬畏日進者，有繼續日進者，有恐懼日進者。溫公所云：制悍馬，斡磐石，若轉戶樞而已者，在乎立志與用功不偽不息，斯得之矣。

續志卷一終

續志卷二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養心篇第四

心之在人，視乎養仁義道德。養之生意暢遂矣，勢利紛華養之生意壅闕矣。權謀傾覆，養之生意枯槁矣。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存諸心者，即所值之事，所以善其事，以身所值之事為心所藏之事，即所以棲宿其心。心以道義為棲宿，以非道非義為震懾，有所棲宿，志氣清明，嗜欲退聽，義理所見，自不流於偏倚，無所棲宿，孤



危震撼有如涓湯小物引之而去况貴賤之相形死生之殊趣乎所謂致一者如身在居官卽以居官爲心以簿書案牘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良吏如身在軍行卽以軍行爲心以斥堠寓望設伏用間爲心所藏之事如是者必爲克戰之將欲盡心知性也以仁義禮智爲心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聖賢之徒彼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非不相接也譬如主人處宮庭中由來靚淡嚴肅客從而詬侮之主人卽不逐客客豈可久據主人之庭哉客去而靚淡嚴肅如故矣白刃當前目不見流矢紘綱彌澤行不避機隧勢迫於外心迷其舍也飲不與呶期而呶自至晦淫之疾似蠱溺與笑之相因也神亂於中官失其職矣惡臥而欲祛之祛不已而臥轉亟惡放而欲閉之閉不已而放益馳以道自強者不如其無強者也人莫悅禮食也益之以饑渴而棄禮若髦人無不求逞於人也加以晉楚之富求逞益甚中有故而肆非禮勢所能御也故養心者一以貞之恬以守之清靜以滌之憬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還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眞純此養心之



要也其為功也使心為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為主而心從之自以為四海之遠古今之久惟吾所向而莫能圍然而足力止於百里日視不過一方聲音不聞百步之外以其受氣者小故致用亦小心之宰物也萬乘之尊不能奪三軍之帥不能撓治亂雖紛操其矩度可使歸於一揆萬物雖廣察其情狀可使眸於一鑑四海雖遠一堂之上不啻聞其聲覩其形也以其賦形者大故執權亦大也君子為心嗜欲不留智巧不萌以此待物感之來靜時常清動時常定以此合皇極之中心不自持俾其流盪轉移自然流向惡邊不能流向善邊一

話一言以至起居飲食投間抵隙無非戕賊其心者戕害既久心之質漸薄惡之氣漸張漸薄者力日微漸張者黨日進大惡不祥之事皆率其天性為之不特出於私己而為之也此時逐情縱欲固不免為禽獸即絕情去欲亦何異乎土木更有誤認情欲為義理強齊義理為情欲者如果實焉徑寸之核可長百尺之榦不幸鑽破其核徑寸有隙萌芽亦不生矣况百尺乎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存心之旨也人心之內空虛不能絕物有事以實之則邪不能入敬所以實其內也孤理不可勝私有象以輔之則私莫能勝見賓承祭所以為之象也既



充實焉。又輔翼焉。有檢之衷。投之無檢之地。而知驚無形之理。投於有形之事。而益固矣。蓋心者至貴之幾。而措之於勢利。措之於嗜欲。是謂爽其所措。如以明月之珠。代擣蒲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用諸反側。是謂失其所麗。如臨民者。舍嚮明之處。親奧窔之隅也。故必措之甚尊。用之甚正。措之甚尊者。敬以直內也。用之甚正者。義以方外也。敬存於中。則能辨義施之于用。亦有承藉義嚴於外。則能生敬返之於內。亦有栖泊義所以行敬也。敬所以存義也。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無事而敬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有事而義也。心如堅城。窮通利害。其大敵也。大敵乘墉而弗克攻。內之守禦嚴也。私欲未淨。處窮通利害之交。如大敵攻圍於外。奸宄竊發於內。雖有高城深池。亦瓦解矣。私欲未淨。心未澄徹。敝敝焉。日以學問爲事。見聞益廣。才智益優。適足增其雜亂。長其驕吝。又如乞師於人。而倚爲城守。客主之情不洽。獷戾之氣未調。防閑之智先竭。於弭內亂。不暇禦外寇矣。君子養心。不使有孤立之理。曰禮曰敬。曰恕。皆所以爲仁。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皆所以爲義。多爲之塗。以厚其勢。又躬行焉。以調御其生。



熟如大敵攻圍於外謀臣猛將盡其捍禦於內何圍之不固何寇之不北哉思者心之職也養心者不可不善其思一室之思可決一世之得失不窺遠見天下必非營營之思無關得失之數者也在人之思可通物類之頑冥二氣感而有情應必非憧憧之思無當感應之理者也蓋天之使也人之官也以其主乎人故可爲聖賢亦可爲愚不肖也以其受指於天故止可爲聖賢必不爲愚不肖也是以君子慎思也

脩身篇第五

記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脩身之事莫先爲仁仁者善之總名也陽氣條達之謂仁含蓄生意之謂仁和柔純固之謂仁厚重不遷之謂仁備德首善之謂仁蓋義理所聚也義理周流物我無間故有得於仁者其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無間不獨喜怒哀樂無不相通凡殺一獸伐一木必以時者無間爲之也又一身之中前後左右無不有自然之則安而不遷凡視聽言動不蹈非禮窮通得喪不亂淳固皆人心所安也通於物而無間行諸已而不遷仁道在是爲仁亦在是故從來聖賢論仁惰慢必虔間絕必續外弛必閑內縱必收孤立者輔雜揉者純敬讓而寡過凝重而可親專一而無二若此之



類皆不遷之指也。順事恕施，平情量人，去壅闕而遊大通，洗昏昧而歸瑩湛，不以義度人，而以人望人。若此之類，皆無間之指也。人生無限，不仁之事，皆由嗜欲太重。凡事私己，勾奪股削，無不可爲，而不能貫通，幾微不謹，其心常放，榮辱得喪，易於攻取，而所守不固。聖賢克治之功，必薄嗜欲，嗜欲薄而清明在躬，天地萬物無不流通矣。存養之功，必謹幾微，幾微謹而放心常存，震撼攻取無不堅定矣。流通者無間也，堅定者不遷也。無間者仁之量也，不遷者仁之守也。其他大賢以下，所行皆理也，而未忘乎私，居身瑩然矣，而心未與俱。大義已乖，小有善狀，不足入道，偶爾慕義，久復懷安，不可致遠，能去私矣，而用力自遣，不勝其憊，未至拔本塞源，遊於無礙。與夫切於救人而忘其身，迫於致身而昧其義，如此者，皆不可謂仁。其或志行過高，誠信不足，致飾於外，以取令聞於世，役於其名，所信未篤，常談疑難，自防而懷憂阻，知用力矣，猶以一簣之功，虧九仞之績，其質雖嘉，狂小成之器而不克竟其量，此其人皆不可與論爲仁也。其次莫如守禮，禮也者，效於天地，故物莫之竝也。六氣之和，以爲使，五行之物，以爲用法，象以爲紀，九有以爲量，立義以定志，舉往以示來，蓋眾美之所會，以成其爲。



士君子之德者也。高者抑之使下，聚者散之使通，渙者聯之使合，血氣待之而平，養生待之而安，才猷待之而廣，溪山側陋之儒待之躋于朝廷，傾側擾攘之世待之歸於畫一，機巧趨利攫搏啖食之人心待之安于無能，君子危疑震撼之時得此有所恃，愚氓不識不知之中賴此有所託，其有益于斯人也。如用物之有藉也，所以不鄰於卑賤而措諸尊且貴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五常之德，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受之于天，故謂之命。命也者，人之所以生死也。五德者，非吉凶脩短之謂，而實吉凶脩短之所由來，故亦謂之命也。聖人恐人自棄其德，是爲自絕其命，故生者相愛，死者相恤，所以教仁。進退有宜，取予不苟，所以教義。聘言有典，飲射有法，所以教禮。明先王之道，察治亂之原，所以教智。不盟詛而嚴於鬼神，不質劑而孚於符契，所以教信。此五德者，發於行事，總爲禮義。見諸容貌，則爲威儀。明此指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憂虞悔吝，不犯其身，所以保全此生，使不夭傷。故曰：以定命也。賢智之士，有位之人，服事詩書，勤行禮樂，其受於天者，豐則服於教者，亦備。是以亢宗庇身，以及子孫所



謂養之以福也。其或愚賤之類，不習詩書，不諳禮節，但能安其分義，以盡其力。三農竭蹶，畝戎士服勤，守禦百工量力授餐，商賈守本規末，使非僻之心無由生，游惰之事無由作，亦能儉以足用，慎以全生，是亦養之以福也。教化不尊，風俗日壞，君子不知禮義爲美，而奮其私智，日相角逐，小人亦厭農桑恆業，而肆其頑嚚，以相啖食。聖道隱而不章，主威弛而不畏，經術替爲浮華，學問助其機巧，僚友指爲畏途，親戚滋其怨府，所謂詩書禮樂威儀俯仰，無不斷削淪喪，以至於殆盡而欲集眾多之祉，敝無窮之壽，豈可得耶？所云敗以取禍也。天下之亂，生於萬物不和，而不和之故，由於不中，不中之故，由於廢禮。廢禮於微而求中和，于著廢禮於積漸而求中和，於一旦廢禮於近而求中和，於遠廢禮於上而求中和，於下不可得也。事事循禮，則各盡其道，合乎眾所共由之道，則中矣。中之所發用之必和，一身之內，形與神無憾也。所性之中，仁與義無憾也。人之相對，亦當飲其醇和，悠然自適，於俄頃間消釋鄙吝，受其裨益。此以和感彼，以和應甯，止橫逆不加，免於世網而已哉。是以君子必守禮也。人有一嘉樹，一重器，尙且封植愛惜，不使曝諸風日，汙以塵垢，而况此身之重，此心之靈乎？脩



身之要有三居心宜清也養氣宜定也威儀宜肅也人心放縱之害與汨沒等減卻一時妄念卽有一時虛明增益一端義理卽有一端安閒聖人之心或在天地之前或在天地之後在前者天地不能違在後者天地若有待如日出之初萬物皆受其光采焉所謂居心清也非惟心不可放卽氣亦不可粗心挾氣而動氣驅心使動兩相馳逐如奔馬之失馭君子非禮弗履在乎平日檢察省畏施諸臨事豈有躁動失馭之事乎所謂養氣靜也且非幾作於中必威儀喪於外如心存好貨則有傾身障籠者心存好色則有同車共載者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獨內境澄清卽容貌詞氣亦必端莊閒定所謂威儀肅也人之生也所具之理皆善積漸以往則不善附焉如明窗淨几不移時而塵埃集清池瑤墀不歲月而苔草生因積漸而有垢翳因垢翳而致蒙蔽聖賢事事克治念念省察隄防檢束掃除湔洗天分不足則借助于師友師友稍遠則潛心乎書傳與人相對則喜其聞過而痛其不聞過自問其心則以知非爲快不知非爲辱然後義利是非確然見其界限如白黑之不相亂甘苦之不竝投善者如木之條榦體之隻耦不善乃木之旁見側出體之附贅懸疣也於其善者



引而伸之存而養之於其不善汎除遏抑勿使浸長竊發斯得之矣所謂爲善者適當乎事之所宜斯爲善矣所謂爲不善者不當乎事之所宜卽爲不善不善卽惡矣善無大小凡有益於人者皆是惡無大小凡有妨于人者皆是善不可悉數書傳舉示大略已具至於爲惡之端則書傳不欲盡載人當隨事警省也威儀不謹人見爲可狎舉動不經人見爲可駭言行不稱爲人所鄙夷喜怒失節人所不堪莫不望而遠之斥而絕之一日之間非簡細故以自崇卽飾私智以自奇以此爲人所厭皆不善之類也蓋人心收斂不住處卽謂之惡人事筦攝不到處亦謂之惡收斂不住筦攝不到皆心之怠惰爲之怠惰非惡而何所以能去惡者警省而已一卷之書俗儒觀之莫非名利捷徑君子觀之皆警省條例也無事則臨淵履冰有事則恐懼脩省治天下則思患豫防皆警省之謂也不獨省察惡幾亦當省察善幾蓋人心善幾常從私意中帶出然其爲體甚微常混雜不易識零星不成段君子於此務在混雜者澄清零星者湊合其功與去惡等也不獨省察惡幾又當省察在己宿昔之病痛如天性剛果卽不可遇事激烈天性疏懶卽不可遇事解弛平日浮慕居多卽不可存近名之念



平日私己居多，卽不可存有我之念。有病卽醫，知過卽改，不可謂事已無可奈何，因而遂之也。今人畏禍憂譏，然後不敢爲惡，只此一念，已非率性之謂道矣。人性本善，率其性卽不爲惡，不待有所恐懼而後不爲也。以恐懼而弗爲，若無恐懼卽爲之矣。以恐懼不爲惡，猶好名而後爲善也。若此者，常懷自欺之心，未善而自以爲善，又長虛驕之氣，已善而自矜其善，皆不可久者也。且恐懼之心與好名之心，皆用於大善大惡，而小惡小善，每不加意。天下豈有不義之事，自少至老，全不知非者，必其偶然知之，而曰此小善也，爲之無益；此小過也，不爲亦無益者也。則是有心不改過，不遷善也。謂之大惡可矣。人之此身，旣爲天地所生，凡所以處心應事，莫不當與乾坤合德，仁民愛物，乃日用飲食之常，非可委諸分量之外，聽其缺陷，亦非待揣摩計較，勉強行乎闊大之途，實未離乎狹小之域者也。蓋體備乎陰陽，則可充塞兩間，性具乎健順，卽可主持人物。有時自損，所有以求益人，非有意爲之仁在其中，動於不能自己，所以象乾坤之體也。是以爲善去惡之事，不獨己欲爲之，又欲人皆爲之。善之在己，與人共之，不善在人，若己有之，因人有過而自省，自省卽改之，不必己有過也。己雖有善，或



取諸人而得之或與人共爲而皆得之不難分以與人  
也以一人之身鼓舞天下之善又使已成之惡皆反而  
爲善所以去其間隔而同天地之心也但能爲善不知  
去惡則所爲未必盡合於義敬君子而不能遠小人是  
也但能從是不能遠非則所存未必盡依於仁欲爲君  
子而不能屏嗜欲是也宗廟之敬朝廷之嚴閨門之和  
皆自然之節文不至於此自是欠缺不可謂我道已盡  
人不我喻也若此者皆與天地不相肖是以君子亟去  
之也然而爲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胸中無附麗夾  
襍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人心千頭萬  
緒皆爲欲所使也人事千蹊萬徑皆爲欲所亂也嗜欲  
之私隱而未發但此根猶存終必萌動所居所行皆足  
煽動其根使之滋長不實致其去私之功而曰吾當如  
何去欲不如法者非吾將如何去欲不如言者亦非此  
亦畫地爲餅不可啖也君子之脩身也觀宥坐之器知  
盈必覆也觀撲滿之義知滿必毀也觀水之赴壑知處  
下多受也觀土之生殖知重厚多育也觀川之懷珠知  
潛必著也觀蛾子時術知積累有功也觀鳴鶴之相應  
而善其言行使由近及遠也觀岐路多迷知善惡之分  
其始甚微終甚遠也觀陶瓦之範其初則圓剖而爲方



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知物我之間貴其兼容  
又貴其能辨也觀善射者弦與鏃齊而後發知用力不  
可不盡也觀禽鳥之宿戢左翼而舒其右知相依於內  
禦患於外也觀風雷飄忽猝至迅疾不留知遷善改過  
宐速也觀蘋藻之微用諸公侯之事知小善不可遺也  
觀溜之穿石綆之斷韆而懼夫朝夕之積劇也觀鼠晝  
伏夜動不穴寢廟知有盜心者畏人也醉飽傷生多於  
饑渴文字伐性甚於顛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平野覆  
車易於山徑螳壤漏河等於沃焦是故君子慎所以狂  
之者大盜殺越不以晦夜鼯鼠竊庾不以拊捷猛虎突

藩不以衝機煙炎漲空不以簸揚烈火焚林不以脂澤  
是故君子慎所以縱之者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  
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疚不必觀其事業不見  
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蓋書於大  
帶銘于座右未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爲君子者不  
可不知日損之義與居身之節也損剛益柔之謂損說  
以行險之謂節有餘之念念之可損者也不急之事事  
之可損者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聲名及四海之內執位  
爲親戚交遊光寵良田美宅遺所不知何人孰非念之  
有餘事之不急者君子損之夫是以決去之古之君子



頤指氣使之人晏安鳩毒之欲浮華無用之察矜張誇  
大之氣斥而去之此損其過以就義理者也謗我者責  
我以善也人顧怨之君子不惟不怨卽所責之善吾旣  
爲之矣猶不舉以自白也譽我者勉我以進也又顧狃  
之君子不惟不狃且因人之見譽而彌不自安恐不鞭  
其後則有愧于前也此損其美以從有道者也今之君  
子矜尚存乎心不見人之勝己間有見其勝己者亦不  
承之以受益而承之以媚疾矜尚見乎面人不肯以所  
長相助久之不知人之遠己而以爲天下之人無復勝  
己者是以皆相下也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耀吾

軍士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此亡國喪  
家之言不知自省故也取繁難之務事事任之以徇眾  
望君子憂之於名理之外別求勝情以邀盛譽君子憂  
之功在身外若人器量已盈君子危之天地休否若人  
體性獨怙君子危之若此者病在不知節也彼君子者  
無餘念於胸中無求多於人世知好盡爲累則常留有  
餘知道廣難周則力絕依附常知己之不足則勝氣日  
消常知世之廣大則溢情自斂若此者知節故也恃刃  
之利而敝敝焉以割物爲務必物與刃俱傷恃知之多  
而敝敝焉以明察爲務必身與知俱困凡人處分量之







在當然而已矣。輒稱高遠，病在不窮理也。賢者之言，或  
有小疵，不能彌縫而指摘其謬，反引聽者入於所謬之  
路，則指摘之害，與勸導等。病在不樂善也。無必爲之志，  
故放言不慚，不程量於躬，故尙口無已。它若滑稽炙轂，  
悅人聽聞者，亦不足道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非直妖  
孽也，事有經有權，舍經而言權，是語怪也。力非直攘臂  
也，事有義有任，舍義而言任，是語力也。亂者，鷙猛之流，  
好言鷙猛之事，血氣必習於粗暴，而易與爲亂。神者，  
蜚所託，好言鬼神之事，精爽必馳於杳冥，而爲鬼物所  
馮依矣。聖人之言，通而粹，君子之言，法而則，仁人之言，  
其利溥，有德之言，其暉晔，舉典之言，其行遠，道下之言，  
其信孚，忠上之言，其愛篤，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也，鄉  
曲之間，所當言者，教也，猥賤之物，不可言於朝，褻嫚之  
事，不可言於家，君之詔令，誦習而稱說，臣之職事，論列  
而昌言，議道法者，不下三代，語行習者，不越四德，要使  
天下聞吾言而益信其所固有，得吾說而各證其所同，  
得不使有德者厭聽，不使無德者起爭，不以吾之所長，  
掩人所短，不以吾之所短，廢人所長，是君子之言也。若  
夫一發言不離狙勢，一持論不忌遂私，趣人有爲，必以  
利啖之，欲人無爲，必以不利沮之，雖與人言道義之事，



其爲說也亦依於利辨說雖多總以飾其險阻尤君子所羞也君子之行彌乎天時互乎海宇通乎晝夜渾乎寒暑故有當勉者有當克者有當辨其疑似者有當引伸而觸類者聖人者積行而成非一躍而至也習之則能察安之則能習一而不二則能安矣日親六經之指以窮道義之原嘗觀天地之心以長閱曠之識安止者仁之順遷善者義之決舒泰者循理之實效高明者積善之累基日新之功梯有以取無累心之處緣有以省無憂世既淡不覺其思之壹樂道既真不覺其事之長也止貪於微止競於初止淫於意止慝於獨積小善以

成大美聽微言以救巨失食息起居常若有所制而不能遂語默動靜常若有所防而不能果理之積中也富心雖閒適莫不在義禮之中心之觀禮也熟觸物呈形無不與吾心相見欲聞其過則獨處而思之欲君子之道廣則虛己以好之剛者和之艱者易之淡阻者夷之猛決者馴之流易者止之隘者闢之卑者抗之駑者策之固者達之皆以均調取適養中和之德也有敝蹠天下之心則常伸於物上有臨財無苟得之志則常不屈於物下獨行其願不愆於素履道以坦不亂其貞澹泊之趣超於遺榮閒定之懷高於抗志內之嗜欲既省外



之物誘皆輕自攻其過必能容人之過吾愛吾鼎亦必愛人之鼎嫌疑所不及勿設情以待人賢哲自有心勿相索於機械尊其身者必不卑其儔匹處於禮者不加人以非禮不陵人而上之故佞不能媒讒不能間爭先之道在乎處後持滿之道在乎若虛忘私則自牧無我則不校居敬者自強反觀者常勝內之衾影無媿外之險阻自夷隕而不改得而不矜損而不削盈而不溢迫而弗困寬而弗濼羣而弗掩孤而弗危安而弗惰悴而弗辱喜而弗昵怒而弗艱能而弗倨繼而弗嫉譽而弗市毀而弗訾先而弗疾後而弗迫亂而弗改其度是以所居皆安所如皆適觀其倫常可以知事使觀其喜怒可知恩威觀其措置里巷之務可知爲政天下觀其步履端莊可知蹈義不回觀其起居有節可知非禮不動此君子所自勉也自治不勇則惡機日長惡事日積聰明有餘恐易於見理亦易於藏慝也終日爲善不免自欺者有爲爲之也與人共爲善而不若彼之有成者誠僞不相若也同爲一善而人情安彼不安此者素行不相信也器量不相欽也喜怒不慎其氣輕也原所由來情於克己也情欲不戢其志淫也原所由來疏於務本也最難平者怒姑緩焉以觀理之是非最難防者欲亟



塞其浸淫之路以驗心之疏密事事貪慕必儀小而失  
大人人稱美恐好圓而毀方日聽庸俗之言則植德不  
固多所沮喪日親刻薄之人則心不仁和敢於爲惡惰  
慢不脩勝己者遠燕遊無節佞我者近相與竝立欲掩  
其美是自毀也相與其事欲壞其功是自敗也因人情  
相靡而婉轉以順之逆探人邪志而柔從就之是相與  
爲不義也勿好大而力不足勿思遠而行不赴念之自  
知者勿遂其妄行之恢廓者勿離其本居處豐溢飲食  
珍異其間必無志士也聞人有惡怫然怒之則工讒者  
易爲謗聞人有善必慢應之則護前之私爲人所窺終  
身無受益之望處下而心不服者不可居上事上而道  
不盡者不可令下兵不憎鏖鄒而憎陰慘之志怨不深  
矛戟而淡次骨之毒福不遠暴戾而遠居心之薄禍不  
鍾顯惡而鍾詭祕之私遇故人不親而勢諸名卿爲熾  
吾鄙之羔鴈在門蹶然而起割席分坐自異於鄉黨儔  
伍吾嗤之居官而達無一二可紀之政而擁厚貲以歸  
吾恥之不居卿相不近道而妄發於以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致客千里醵貨萬貲吾危之也故三有七無三患  
五恥之屬君子無時不省察焉小旻之卒章黃父之九  
言君子無時不誦憶焉師友不及攻吾短以朝廷法教



自治法教不足及吾隱以朝夕聞見自治九思自警無  
時不在省察之中下流自惕終身不履非禮之地心所  
欲爲稽諸知仁勇三德不合三德是謂妄動三德無忝  
行之不必疑也此君子所自克也寬大美德也寬大不  
知界限其終必無廉隅苟無廉隅凡可容身莫不暱就  
矣忍柔美德也忍柔不思自勵其終必無羞惡之心苟  
無羞惡凡有微利亦思啖之矣儉朴美德也但知貨財  
宐節不知道義是崇必至損人所有益己所無而放利  
彌甚矣謙恭美德也但知處己宐卑不顧遇物有節必  
至令色足恭見鄙於端士矣宏曠美德也然宏曠之致  
出於虛假則狹隘拘謹反覺發於真實而宏曠之僞不  
若拘謹之真矣勤勉美德也然有終身之勤無尺寸之  
功者非所爲而爲之也內無益身心外無當事業與棄  
日同也博聞美德也本無檢身之勤日事見聞之末物  
愈侈者心彌放理愈繁者知益紛日積月累塵垢滋深  
所謂物者皆以奉其私意所耽所謂理者益以長其私  
欲所蔽也此君子所必辨也天地之間和氣之充周也  
稍有不和卽爲底滯卽爲缺陷所貴於君子以其能和  
也所惡於小人以其好爭也世治則和德被於小人世  
亂則爭端起於君子天生君子所以止亂也故崇讓而



去爭者必君子也。世治則多賢於眾多之中，而常爲人所尊。世亂多不肖，處不肖之中而不爲人所惡。其道無它，不以人之不足形己之有餘，不以吾之所短廢人之所長，不好倡和而惡參酌也。處人己之間，未有不自私者，未有不多欲者。君子志在安世，不在安身。知一人私欲可致，眾人爭亂，眾人私欲可致，舉世爭亂，故欲平世亂，先自平其心。去私者，視人之善猶在己，寡欲者，推己所有以與人，故措世以安，亦藏身以固也。君子有所甚易有所甚難，其所難者，王公大人不得而吏之也，聞人華士不得而友之也，援而引之，既不可干，推而崇之，亦不樂受其所易者，授之以祿，無問多寡，委之以事，不擇勞逸，水土之役，執技以從，鄉曲之吏，奉命惟謹也。貧之貨財，老之筋力，君子不以責人，山人用舟，澤人用車，君子不以強人，寒之葛屨，暑之旃裘，君子不以苦人，此引伸而觸類者也。驚世駭俗之事，可暫而不可常，其可常者，必其可久者也。常者，事之理也，久者，理之效也。聖賢不以後此之效，決前此之理，故道其常，不道其久。日用之間，當然則然，有生之類，當爲則爲，以人我同得之心，處人我同然之事，不營心所事外，不求報所事中，道德所在，無不同也，必欲人之同己者，道德未至而強人以



相下也。仁義宅心無不是也。必欲人之是己者。仁義未充而求人。以無非也。君子論世。惟欲其有道也。論人。惟欲其行道也。有道於世。有道於身。其道一也。行道以人。行道以己。其行一也。處順境者。不喜事之遂意。而喜爲善之易。處逆境者。不悼生之不辰。而自課守善之堅。則或順或逆。或窮或達。無往非入道之日矣。過者。過也。過於本事之中道也。天道盈虛消息。人得其理。以爲進退存亡。當進者進。當退者退。當存者存。當亡者亡。夫何過之有哉。乃當進而退。當存而亡。則有之矣。故人之有過。不可不改。雖在髦期。猶當自勉。聞它人之過。亦當自省也。爲人受過。賢士之心。與人同過。賢士之行。與老成之人居。與端誠專一之人居。皆改過之助也。不以一朝之失。戾五常之性。不以五常之性。徇一朝之失。是能改之力也。所過既改。故迹不存。如更是一事矣。人之好之。嘉其既新。忘其前失。如更是一人矣。夫改過者。天心也。天道純陰之時。萬物剝落。冬至子之半。而一陽復矣。自五月之娠。至十有一月。其數爲七。而必復矣。天地之心。未有一往遂盡而不返者。人居其間。晝與日俱馳。夜與月俱逝。無一事不合乎天。賢者爲心。未受牴忤。所以去天不遠。違止咫尺。負疚萬狀。俄頃不能安者。天心迫于內。



也。小人善機已絕，如亾國之社，不受天陽，是以愧恥之心不用，以改過而用以文過，求一事能悔，不可得也。如萬物已槁，不受天地之氣，絕則竟絕矣。又何望其復蘇焉。改過之美，有悔於厥心者，有服於人言者，有創於覆敗者，其爲補救則一。遂過之惡，有不知義理者，有性與人違者，有狃於不義，常懷僥倖者，其爲迷復則一。聖人之言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未有言轉禍爲福者，聖人重改過，謂其能轉禍爲福也。書記秦誓是也。蓋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所改者一事，其美不止一事也。是以聖人取之，天心佑之。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嘉其有改悔之美，無飾非之愆。故隆其譽，以爲揭日月而行也。若夫患難旣寧，謬舉復多，屢爲屢失，亦屢失屢悔，聖人所爲頻復之厲，亦奚取焉。

成務篇第七

天之告人亦詳矣。知者能知之，賢者能行之。器械宮室，舟車之類，觀象於天。大經大法，陳焉。觀草木之華實，鳥獸之儔匹，形體之隻耦，而性命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麗也。火見而清風戒寒，鳥中而農事皆作。將寒則呼婦子室處，將東作則主伯亞旅，皆出於田。天無時不示人以



事君子無事不受命於天也。此制事之本也。物必有措  
置之所。措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  
常有變。而義以爲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  
也。故處常足以應變。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  
也。故應變所以守常。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  
短。月有死生。惟聖人能循其理。能通其變。循理者仁也。  
通變者知也。仁知合德。而後能得義之所在也。故義也  
者。凜然不可犯。猶王者之命也。王者所命。卽天命也。命  
之所在。卽爲義。義之所在。亦爲命。若不知安命。卽是不  
安義也。故凡命所不可爲。小人以有害避之。君子以義  
不安而止也。小星之妾。不敢當夕。命有尊卑。卽義有可  
否。非避害也。實畏義也。孤竹之君。遠適海濱。義所不安。  
卽命有不受。安之若命。而後能行義也。衛之幸臣。啖以  
位而不受。義所不可。卽命所不有也。衛之嗣君。不可以  
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命之所大。卽義之  
所重也。合命以定義。而義益明。此制事之用也。義所以  
法天也。知所以辨義也。知也者。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  
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朝。小智博物。大觀窮理。理有餘於  
物也。察邇者防姦。通識者徵義。義有餘於僞也。天下之  
物。煜然而光者。不必內暎。瑩然而鑑者。不必外光。智在



四德爲貞於物候非發榮也而收斂也眾人求知於聞見聖賢求知於義理故眾人之知流于妄聖賢之知統于仁以仁統知者其知大矣亂天下者私智小慧也利尙未形也鑿空而妄構之害尙未萌也淡求而苦攻之多爲之揣摩多爲之期必多爲之防護多爲之導就然而無益也徒迂以歲月放之險阻甚有出乎覆車之軌者君子之知用以辨義而已矣器類紛錯不任聰明而一授之象數以象數能周器也萬物繁育不信物態而進觀天道以天道能裁物也凡事合義者如歸餘於終歸奇於劫不能踰羸縮之理事不合義者如灼灼其華

離離其實不宐在凝寒之日有德於人眾所稱美也有時略而不取義重於惠也救災恤患蹶然而起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義重於恩也崇匹夫之小心貽名教之大辱以此知義重於信也功大而義不足者微其功以明義而義始見義於功俱美者詳其事以敘功而義亦見以此知義重於功也或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或抑眾人之惡申一人之善以此知義重於眾也辨義之學莫如去私甚矣私之爲害也晉平公杞出也其治杞田也以出而厚母家情也行以私意則有害於義女叔齊於魯以職貢不乏不盡治杞田亦義情也載國計



以行則義而非私乃知情者義不義兼焉者也惟私則全害義君子處事必大去其私乃若其情猶可衷以義也枉道以扶弱猶枉道以助強皆私心爾矯誣正理而譽人以善猶矯誣正理而毀人以惡也皆違道爾因摧折而意氣有加猶摧折而素履盡失也皆信道不篤爾以柔與卑屈事人而得所欲與悅人之柔與卑屈事我而恣所取也皆患得患失爾聖人性其所性神道在躬以物與物其應無窮內無所係外無所牽故止乎當止之處不措於非所行於當行之日不失於後時欲誅聞人則誅之欲討亂賊則討之一身之內一心之中有純

陽而無纖陰與乾合體卽與天合德何所撓曲而爲羣陰所牽持乎是以徵於事者喜怒哀樂必中其節辭受取予必式於義出處語默必合於道議論文章必折於聖必根於性而私無所託不必兼權熟計而後免於爲惡之事也事之成也不能孤立必有資於對待既有對待卽有異同人之有事非成往事之終卽開來事之始自始至終必有變態天下所樂者同也所同之中又卑趨洽比以求同所惡者分也所分之中又區畫扞格而亟爲分是以其同也得必至於相靡失乃至於相牽其分也初猶似乎相御終遂至於相戰君子兼覆天下必



使卽而懷於異同之中勿使忿而決于異同之外與天下賢士參考互訂各盡所長以求殊塗之功不與天下鄙夫隨聲唱和僥幸妄發以遂一方之見所以見至理之無偏王道之無不貫也。凡何世俗之見必欲委曲徇物使賢者雖有義理無由常伸於眾論而依阿澁忍往往行乎無阻礙之域又以世情太工不能生長道義之心廉隅牆壁盡捐以徇人去百鍊之剛爲繞指之柔終不能成天下事也。且一事之中或難或易或吉或凶皆點綴事理之變態而所事之正理則屹然變態之外雖紛不亂者也。以定理處之可省用智之勞以大心觀之

天地萬物皆在其中而定理出矣。故曰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禾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凡何小智之士惡正理坦夷而樂出險阻往往於正理之外別求一理以遂其私既有別理必與正爲敵既有其敵必相傷相傷必虧損正理有虧無以燭照邪僞自以爲計定而動不至滲漉而事中固有之變態觸而生者必不在所計之中。苾苾旣旣如行道而值路岐一離康莊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矣。必不能成天下事矣。彼聖賢所爲夷坦而已矣其所尊卑莫非天地之尊卑也其所屈伸莫非二氣之屈伸也。倒行逆施者無爲艱難險阻



者無爲消沮閉藏者無爲曠日切齒者無爲紛亂雜揉者無爲墮黨崇仇者無爲履中蹈和政明刑肅者爲之不中不和不成政刑者弗爲也是以知則欲人共知行則欲人共行憂則與人同憂樂則與人同樂無有間也所以合同異歷常變而無不宐也事之大者莫如治亂之幾事機之會不可失也君子不能起而承之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小人敢於一爲以其僥倖也迨爲之而效所謂君子者乃始屏息竊歎悔其失於後時而天下大勢遂在小人不在君子又或彼此皆賢不自我發使豪傑之士先我爲之雖有其心不能果決以達於事其亂

雖定而束手旁觀亦終身之羞彼奔走使令小人之才也君子或因其才以濟吾事小人卽竊其事以軋君子爲君子者力不能制任其滋蔓難除卽聞起而除之害且發於它端翻貽天下以不可弭之憂且以小智而挈大權不能靜亂更使亂人擊去之以張其勢皆當事之過也且天下之事利或生害害亦生利不可一切退避不可一切直遂不可避而避是廢人道也不可遂而遂是逆天心也或迅猛以震動或詳審而濡浹迅猛者如疾雷之奮地詳審者如春雨之潤木義在詳審則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不爲懦弱也義在迅猛



則焚溺之援戰陣之機摧剛之勇救鬪之速非以急難趨利也斷以義而必行志氣雖疾心慮則閒也不可遂而遂者志大心勞求非其道敢於犯難終以輕發喪功宋襄欲爲齊桓之事已而見困是也不當避而避者一意慎重失所以斷至於智勇俱困劉繇王朗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使孫策坐定江東是也此易所云微彰剛柔之理也微彰者舉事之機要剛柔者居身之規矩剛柔以立本徽章以審機知徽章而不知剛柔則不合天地之正理舉事必流於機詐知剛柔而不知徽章則不察人事之緩急應事亦失於拘泥故同德爲眾知幾爲義

與眾與義而後可圖天下事也處事之法有天然之良能有不易之規矩有必由之塗徑有自然之節次是以上下古今不可無學程力矯情不可無志學也者致廣大之理而會於吾心舉吾心之廣大而施諸民物者也志也者才之所由以盛也氣之所由以壯也事會之來有人事阻遏不得直行其道者有內心多欲義理不能自勝者有眾事迭至應接不暇因而滲漉者有一事之中曲折多端節次陵亂思慮所未周者必也人事阻遏則思物我之際何以有閒內心多欲則思克己之功何以未精憂眾事紛迭則思古人何以不擾慮一事難周



則思古人何以不遺事變有方者也其奪人之精爽而使之無者於其相牽也死生不偶者也其薄人於危險而不可逃者於其相靡也人之一身少壯衰老形體與性情所宜不同古今之久皇帝王伯其時之人心事之得失亦所宜不同上所愛憎之情下爲吉凶之命不可以理求也此所榮藉之階彼爲恥辱之門不可以類觀也古人偶逢其易今人適際其難不可辭以不能也大率失意之事不必急求遂意靜以待之自有遂意之日治天下亦然小不正者非才略所能正持之以靜久當自正也動之極者非法度所能止制之以靜其動自止

也一事之功未奏不可更生一事用力苦竭二事俱償也一害之去未堅不立更攻一害用志旣分二防俱疏也容足之外無用之地也非此則足無所容未雨之綯繆不必然之慮也非此則禦雨之道未盡也宜先而後是謂失時失時者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宜後而先是謂兆憂兆憂者神者告之行將自及也以干賞動者慮及傷害而止以蹈利奮者微見抑損而絀扶義以動則折而不撓守正以奮則困而愈和何以知之以其終事知之終事百折不回必非一時意氣所爲也人心風俗習實爲常者變而更之亦自有法事有操之太蹙爲已甚



者此類是也。事機相觸，姦人懷僥倖之心，緩之須臾，則常理自勝。事有天不可必，抑之以從人事，俾與眾共見。此類是也。事有益於人者，有一人焉，不顧其難而欲爲之，雖成否未必要不可不分其任。於此猶豫，人皆從善而已，不與君子所恥也。事有害於人者，有一人焉，憫其爲害而欲去之，雖謀之未審，事或難成。君子處此，更當竭力以相之，極慮以謀之，明其理以定眾志，與其詞以和眾心。於極難成之中，委曲求成，必不可得焉，則已矣。若片言依違，勿論沮眾樂禍，罪先歸我，而憚勞失時之謫，亦君子所恥也。凡事之初幾，皆利害兼焉。衷以禮義

一則定，定則明矣。既求其利，又慮其害，是有二心。有二心者，必偏受其害。何也？天下無無端而利害及之者，率由義理有關，是以嗜欲乘間而入。嗜欲者，害之門也。一心之中，人禽相搏，陰陽相戰，寧靜失其體，取舍措其神，陵亂之極，必生悖謬。是以偏出於害也。蓋利之爲言，與義爲對，非與害爲對者也。義與利有相搏之勢，故足相勝。害與利有相避之勢，故常至于不勝。義之於利，猶疾病之於箴砭，箴砭所以攻疾也，故有必去之疾，害之於利，猶羅網於坦途，凡所以避羅網，就坦途者，多方以從事，左右以遷就，展轉卻避，亦安知羅網之所在。故常與



相值也。總之人不知義，則趨利與避害同一愚且悖也。權依於衡者也。衡者物之平也。不越一衡之中，移此儷彼，是之謂權。仁義禮智處事之衡也。視其時所輕重，移易以就之，斯謂行權。若必爲不義之事以行仁，爲不仁之事以行義，是舍衡取權也。權將安附乎？古之行權者，或自捐其身，或自墮其名，夫捐軀墮名皆非常之事，以其非常也，是謂反經。反經之謂權，無可柰何而必出於反經，是謂行權也。夫無可柰何之事，謂其與死亾爲隣，蹶而赴死，不如亾以行權死而無所益，不如行權以爲後圖也。若欲自全其生而戕人之生，可以安靜無事而譎謀挑禍，是戕仁害義，不謂行權。故曰：反道行權，亂之招也。降而愈下，人日以知計爲物之權衡。禍福或中道，義盡悖，不明道義，故亦昧於禍福。以百年之禍，易一日之慊而不自知也。則行權之說，誤之也。嫌疑之害，馴致不測者有之。聖人絕嫌疑，則不測之害無由而作。然聖人不以避小嫌而害大義也。萬物一身也在己之義，猶在人也。古今一息也。今日之義猶之古也。所行皆誠而無妄，則於義皆安而不必嫌矣。禮之可決嫌疑也，疑者決之，非有所嫌而卻避也。避之一言，猶是以禮制心事之當然，則合禮而已。不煩制伏也。卻千里馬不受，後



有薦舉未嘗忘之然亦竟不薦也此人可薦則不薦者私也不可薦而不薦是謂以義勝私何不忘之足嫌兄子有疾十起而安寢子之疾終夕不寐此亦人情非有私也覺其有異反爲私矣有恩者避而不舉有怨者置而不治此乃全乎徇私非循禮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可以處嫌疑之際矣以私心待人者自處不能無私者也以機心疑人者自處不能無機者也君子言必由禮動必由義何私之有何機之有禮義所在猶疑其私猶疑其機是疑之者之私非君子之私也是疑之者之機非君子之機也人之立身朴直者不必更求脂韋

拘謹者不必更慕圓通由己率常順事恕施而已矣先正學問踐履所當取法也世俗之論謂其不必如是不當如是聖賢之言師友之訓不信而世俗苟且便私之言則信之學問志行不如古人不恥而官職之高下奉身之美惡智巧之有餘不足則恥之士大夫自棄於聖賢者少因緣披靡漸遠聖賢者多所以仰不媿俯不忤必非與世俗爲低昂者也故才智以相資而進志行以獨立而成羣居旅遊可以增益才智杜門淡居可以砥礪志行求志行之士於淡居求才智之士於旅遊若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不憂其無人也君子之用心也議論



不必太淡淡一層卽有一層之障蔽是非不必刻入刻  
一層卽有一層之頗僻王允旣誅董卓部曲望赦而以  
疑貳遲之涼州未安而先設關東之防此計之太淡而  
滋蔽也王安石勘登州婦人獄違眾論而貸其死此刻  
入取異而滋僻也子產放游楚義也咨于子太叔遜以  
行義也未嘗求淡於本事之外也溫嶠還都李晟移軍  
居虎豹之窟而用權以濟未嘗求刻於所事之中也聖  
人言行平實不求異人蓋以實心行實事自不能異人  
也是則所謂道也東山之詩罷兵而歸者也聖人于人  
盡其道而已不以初終異致故卽始可以要終處其下  
者敬其終事如始事也假令周公處此口惠而實不至  
雖零雨慰勞終不免士卒之怨歎貌忠而心不屬雖赤  
烏安閒不能弭閭左之憂畏動于義不格于私周公如  
是士卒亦如是始則上下同事終則上下同德所以爲  
過化存神也

辨惑篇第八

有義利之辨有理欲之辨有君子小人之辨不辨理欲  
德則不固不辨義利知則未精不辨君子小人族類不  
分勸戒不明也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  
門蓋義利之間聖人所最重也以人事言之飲之食之



義也。身體肥澤，義之利也。君子食飲而已，不求肥澤。小人則不然，飲食與肥澤皆其所欲，或饕餮以求肥，或節省以求肥，皆爲利而已矣。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雖儉嗇不爲好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雖損所有，若錙銖不得爲好義也。輕施者必好奪，以其見施之有利，不見其非義也。屢盟者必速叛，以其見盟誓之有利，不若棄義之有利也。好利之心勝，雖有餘之時，常憂不足，展轉歲時，遂爲盈虛消息之理所概，而真不足矣。以其不知有義，故盈虛消息人之所同，而不足之憂己之所獨未及。快意而與俱盡矣。王者措國於長久之地，貽子孫以

久遠之業，孰曰非義。伯者壺飡之德，必歸於己。一節之善，必市於人，有所爲而後然。孰曰非利也。君子讀書窮理，措諸天下，則爲事業。事業者窮理之終事，名位者事業之緒餘也。小人志在名位，而後爲學。官資廩祿相競，升降顯晦相踰，去義日遠，嚮利滋深。雖臣子之義，率皆有意爲之，自以爲是，而不知蹈於惡。利心存焉，爾利之爲物，使人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奪之；所奪之人，必怨之矣。人見其好利，必賤之；賤之，必遠之。見遠於人，亦怨之矣。義者天下之公，故好義者人皆好之；利者眾所同欲，故好利者人爭利之。利人爲惡，而伺其隙，助人爲惡，而



受其利不必攻戰之慘而所傷多矣是以戰國之人皆以利祿爲實道義爲名有言道義失利祿者皆以爲崇虛名損實事倒置若此所以謂之亂世聖人言義利之辨以正性命之理謂天之所命固有義而已背性違命而後趨利非有生常道也君子居身於人之所棄息意於眾之所競非棄利也安義焉爾獨標脩潔之名以形世之汙漫亦云利心未盡猶非義之義也此義利之辨也意之初動皆理也轉念而欲生焉事之初幾皆理也稍間而欲附焉爭其界限在乎幾辨其去取存乎豫爭其界限者出此入彼其際甚微如疆圉之事此進則彼

退此得則彼喪雖止尋尺不可假也辨其去取者在乎勉強而已矣甘食悅色十日之內強制二三今日尙覺其難明日頗覺其易常持此心竝難易亦忘之直不好而已矣如冬裘夏葛竝陳於前非時弗服也君子好脩必能日進厥功前之垢汙今之湔浣也前之汙漫今之瑩潔也前之激烈今之和平也前之迂緩今之振迅也如鑿木爲竅竅掘則木空負土湮流土深則水淺必不竝存者也必不中立者也旬月以後之去取猶然旬月以前之去取非怠棄也節自滿也是不能勉強者也有意動於理措諸行事乃放於欲者矣亦有意雖未善以



措置不安輟而弗爲因之返正者有矣未有意動於欲  
措諸行事能止乎理者也欲之爲人害也有搏而相戰  
者有勝而相先者有在外相困者有在內相攻者君子  
之學具有平易之理即可勝一切相搏之欲具有斂藏  
之理即可勝一切相競之欲具有和粹之理即可勝一  
切外境之所困具有廉貞之理即可勝一切內嗜之所  
毆聖賢之書古今之事時王之法制良有司之條教皆  
平易者也皆斂藏者也皆和粹者也皆廉貞者也求所  
以勝一切之欲無以易此矣引鏡而自照見其面不見  
其背也以我觀人面與背無遁形焉以情觀理見其是  
不見其非也以道觀理是與非無遁情焉視天下事猶  
已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視已事猶天下事而以天下  
之公處之皆公也公卽理也以私心處已事以己之私  
心處天下事皆私也私卽欲也己有不見人無不見己  
與人有不見道無不見以道竝觀如登高而俯視也一  
念不存理則欲間之一息不存理則欲據之其本皆理  
也措之不當則爲欲矣觸而不檢亦爲欲矣戰而不勝  
亦爲欲矣因仍而自安亦爲欲矣理有反乎勢而相正  
者有限于勢而相安者有直行所見卽當者有委曲遷  
就後當者欲則不然悻然求遂而已矣此理欲之辨也



君子小人之辨先自辨其心若往而辨人亦自堅其心使不昧所從也其處顯一也持身益恭臨事益敬謹其所知不爲無益之知擇其所行不爲無益之行天下皆仰其文明必君子也樂其翺且翔也樂其馳且突也鑿五常之德以行私壞兆姓之良以遂欲必小人也其處窮一也居之以敬恭承之以靜一其道常亨者必君子也承之以憤憾居之以挫辱致怨於人而不可解者必小人也其有能也人皆喜而道之欲其道之行也其未能也人皆樂告以善以其輔其不逮必君子也值其所能則矜勝之狀人不能堪值其不能忌疾見于面齟齬

盈于中必小人也非所譽而譽則畏其害仁非所毀而毀則畏其害義予人以可親不樂其相附也予人以可棄不惡其相訾也必君子也譽人則恐其不知毀人則怒其不服聞毀則遷怒而多怨聞譽則未同而色親焉必小人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善善疾而惡惡緩不棄人于非類不導人以非幾小人持己不嚴責人已甚始則陵人以取是繼乃勝氣以藏非君子好言事之常聞常理見伸而色喜小人好言事之變談權變勝正而神怡君子言人之善俛焉孜孜惟恐不及言人不善恨己不能箴砭恨其人不信吾言不能助之改過也小人



言人不善則揶揄小行以汙大節附會暗昧以疑羣情其稱道也苟非親暱苟非依傍詞雖致美而意不借來君子者禮貌衰而趨然去侵辱加而忿然起直而不可撓也銳而不可觸也以無所係戀之心必行其志以無所撓曲之志必盡其才小人則怨尤淡而承以屈伏殺機動而將以笑言淡而不可測柔而不可劇乘是以陷人而莫之禦也強求脩飾以求豫乎君子之流此計不遂明示天下以人類之憂使望之者若磐石之不可觸也學者於此何所不容而必欲辨之蓋所憂者淡故辨之宜豫也君子立心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有益於己故

其發志無不直遂如木之參雲蔽日者其初皆萌生也小人則不然苟非有益于己卽不復有益于人故其發念無不迂曲如草之滋蔓穢塞者其初皆勾出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直也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曲也以孔艱之心害有覺之行此義理之憂也天地之氣天下之物凡膠結翕聚者往往多所藏匿凡疏通散處者往往多所匡持風行水上自行自止風過水平渙然俱釋何所容其係戀何所容其險阻小人則不然以其善迎意指亦欲人迎其意指也以其好揣隱情亦虞人之揣摩其情也閒談指爲譏諷論理疑爲箴砭譏諷則



不堪箴砭則不受忿而疾之必思所以報矣有所爲而作之無所爲而輟之有所爲則銳敏急疾無所爲則傾搖懈怠同利而在己者取多同害而在己者取免居則晏安自處動則危險遺人不幸其事常相隨覆敗且虞傾陷此人類之憂也君子循故事安禮節不自爲輕重稽古訓本天心君臣上下共由之羣才不聞其錄用而無不用矣小人則不然非其意之所好不欲引爲類也非其情之所安不欲樹爲義也非其私之所便不欲舉爲例也以此心用智必多譎詭之智以此心逞才必多邪慝之才雖有君子率褰裳避之日夕與謀皆頤指氣使之流以此其持國是無所不亂矣此世道之憂也夫探理之直以從曲則不可其學行竝植而心安忍則不可其事壞事之定體以快私亂天下之是非而使無所據則不可其治天下是以不可不辨也昔太宗得良弓十數以示工人工人皆曰不良帝問其故工人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也小人之心適類於此士大夫相見之初學問人品未必一覽而知試微叩之觀其言詞所及孰有喜色孰有倦色孰道其詳孰道其略或審聽欣躍或顧望愕然亦可得其情矣旣得其情卽當置之不論親疏貴賤一以常禮待之所以



求免于亂世也

釋志卷三終

釋志卷四

竟陵石莊胡承諾誤

聖王篇第九

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載在書傳所以脩己者敬也所以  
 治人者明也敬以傳心明以立政二者君德之大綱也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者君德之條目也  
 易之有乾象人君也乾有四德君亦如之含育萬物包  
 羅眾善君之元也膏澤所及發榮滋長君之亨也成功



之日性命各正君之利也宥密之中太和不息君之貞也人君以萬物之元爲元以萬物之亨爲亨以萬物之利爲利以萬物之貞爲貞萬物竝育不害君之廣大也萬物會聚偕樂君之亨嘉也萬物各成其功能君之利益也萬物各保其太和君之堅固也是以德大者福備美充者施博其生才也眾格天也敏享於鬼神也誠誅不服也克及子孫也遠君德之徵驗也君德所重者存道心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道心之精一也蓋以有天下爲樂者人心也不以有天下爲樂者道心也荀卿曰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不知此善言聖

心者也周公戒無逸未述三宗勤敬先言稼穡艱難旣述烈祖成德終歸於省察民間之怨詈蓋不念民力勤勞雖有先王箴儆不能止晏安之間作不察小人怨詈雖有祖宗恭儉亦無救威怒之妄加是以更端反覆咨嗟詠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人主之心天下治亂之幾也屏絕私欲心乎道義端居澹念清夜自思必有見生民未安政事未醇者君心不忘稼穡勤勞后妃嬪御不忘織紉澣濯一念所動一事所行不以自行其意而所從者臣民所共也不憂拂己之欲而所憂者臣民所拂也不惡觸己之怒而所怒者臣民所共惡也不樂從



己之欲而所樂者去乎臣民所共惡也人君之尊泰決者失於所恃泰大者失於所蔽泰動者不知其泥泰信者不知其窒泰亢者不知其極是故冕皦肅其體鸞和平其心滋味實其志圭瓚靜其氣七鬯重其守環珮節其動外屏不欲見外也旒纒不欲見內也蓋服食器用而勸戒存焉不待瞽史誦詩侍臣進諫也又且時日有戒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稷食荼羹是也居止有戒亾國之社以爲門屏是也入廟門有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殷士膚敏灌將于京是也以儆有位者自戒三風十愆申飭于卿士匡弼於黼辰是也以告遠人者自戒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是也孝子慈孫之祧毀有戒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君臣朝會所奏之樂有戒文王之詩其言天人之際興亾之理是也所居都邑有戒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亾是也成王訪落之章康王御門之誥見于詩書蓋以先王堂構未成靈爽未安非後君逸樂之時故嗣服之日有深長思也天下雖定禮樂未興其事未艾也漸民以仁義未至浹洽而深入其事未艾也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耿光大業繼統在茲未能宣揚聖業其事未艾也故易之爲書以未濟終焉天道惟其未濟是以復生天生地迄萬古無盡人主存未濟之心



是以十年卜世餘澤未可量也此無它皆所以全道心也日言堯舜之道而不進人主以存道心是舍本言末也爲君之道取天下至正之理爲師而赴以必爲之志故能不惑流俗比德古人何言乎至正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民愛物皆仁也禁暴誅亂皆義也恭儉莊敬皆禮也體物類情皆知也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未有不本此者也得其一端之謂賢時出不窮之謂聖彼功利淺說權變詭謀刑名慘術異端小道不合聖人法言先王彝訓皆宜屏絕君能謹此則師法有定矣何言乎必爲之

志也志在居身以正則凡去淫溺罷倡優省游畋交萬物有道奉養有節不勉強而克爲矣志在內外皆得其正則凡貴夫人愛孺子乘間進熟行其險詖私謁者必不能遂親屬恩澤必不使與聞朝政不以便辟充耳目之官不以嬖御士疾莊士矣志在百官無不正則必任賢使能虛衷以受益燕處之時選端人正士居其側博聞者資善方正者司過成就一世人材以備無窮之用儉佞不屏自遠矣志在萬民無不正則平刑罰省繇役薄賦斂務使德厚吏良人樂其生無犯法之事矣志在古聖爲法則知天下之道散寄眾事亦散寄眾人合天



下之善而道始全。盡天下之心而善可合於心也。得大賢而用之，然後盡天地萬物之道。治天地萬物之事矣。君能行此，則志趨有定矣。然而眾正之本，尤在君德。人君者，天下所共承事也。目不乏於視，有爲之致所視者，耳不乏於聽，有爲之給所聽者，口不勞於言，有爲之宣所言者，動不自爲功，有爲之奏其功者，心不煩於慮，有爲之極所慮者，以其備四海之奉而承事者，眾也。由此推之，喜不自賞，有爲之賞者，怒不自誅，有爲之誅者，嗜不自淫，有爲之淫者，欲不自恣，有爲之恣者，過不自積，有爲之積者，怨不自構，有爲之構者，以其處無上之勢

而導諛者眾也。由前之承事則可悅，由後之導諛則可危。以爲小物而忽之，卽此忽易之心，養成大敵，謂控持在我而輕發之，豈知事機一發，卽非我所控持也。是以聖王之心，一切出於誠敬。祖宗艱難啟土，不忘於懷前。聖寅畏戰兢，不弛於中。身心潔清，嗜欲不亂。精神凝聚，終始如一。自正其性，然後能正天下之性。書曰：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之謂也。又莫尙乎昭明，賞善罰惡，與眾共之，莫敢冒功，匿罪矣。開誠布公，由乎正直，莫敢欺慢窺覷矣。宣昭明著，使人易知，勿示之以難測，莫敢讒佞比周矣。匹夫爲善而人君之志同也，貴大臣藏



慝而知刑辟之不可貸也不以無益觀游妨有用歲月不以無益玩好賤清廟明堂之用器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則邪慝之人伐性之事無由至其側矣上不以滋味爲悅下不以貢獻爲功不至梯山架壑采取供御之物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不遂其生矣道德爲麗慈仁爲美宮庭奇巧輕織之具不市於州郡非服食器用不受象胥所貢遠人方物用以班賜臣工示不私諸己亦不使身之所須因有餘以生侈肆矣加以金丹不御佛老不奉祥瑞不賀工築不勤孥孺不收大號不盈內降不下疏幸臣而絕旨酒遠南威而盟強

臺則仁如堯禹壽若松喬矣鹿鳴四牡至誠盈于中嘉好接于外所以人心感動音旨和平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人主以上哲之資日與賢臣圖事虛心詢訪以求義理之中無以辯論馳騁上下古今展意顓事謂羣臣莫及稽古之儒方正之士亦自信所學輔翼其上上下之間有恭敬以將之有物采以酬之則合乎鹿鳴之三矣以民俗善惡觀政治得失民之時雍君之協和也以君身嗜好度民間情欲君之歡豫民之歌笑也不立法求治所以使天下治辨者賞善罰惡之典明也不飾智防奸所以使天下淳樸者



黜浮去僞之旨明也不更化變俗所以使四方回心嚮道者致公崇正之令明也力役繁多恩詔恤之不若罷作休之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禁天下不服不若禁三服官不作朝廷之上更無餘事與天下臣民相忘於太和相喻於教化所謂吏人奉法百姓還淳皆不以文具悅目虛美薰心天下之善皆象人君之善則天下之福莫非君身之福而合乎天保之旨矣昔之人君其心一放百慝皆作嗜欲多則擾亂奉養濃則昏濁志意放則卑暗三者存於心求政潔清不可得也喜輕則易嘗怒輕則無威言輕則多失動輕則多阻四者見於躬求政凝

重不可得也好詢訪爲名則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矣好益下爲名則吾儕小人輟饗飧勞吏矣好服遠爲名則東鯁北女來獻其琛矣好闢地爲名則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爲賀表矣忠篤內喪華美外颺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盜賊不白流亾不上矣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推而廣之則小雅盡廢天下亂矣夫君德不純理欲之界未清也一念之頃公私邪正皆具則一廷之上君子小人竝存一命之行利害得失相紛民未受得之利先受失之害未食君子之福先被小人之禍此由德不一也人君親賢



勤政之外不宐多所嗜好有一事嗜好卽有一事恩倖  
多一人恩倖卽多一人毀譽主不好方士則文成五利  
不得進不好馬則韋縻提解斯正不得近不好擊毬則  
四方不進趨勇不好宴樂則振子倡人不與朝會不好  
俳優則舞魃醜言無由巧詆賢相矣不好微行則烏集  
雜遝自遠輕車小輦之名不傳於四方矣元帝隤銅丸  
擿鼓聲中嚴鼓之節而定陶王亦能之幾以是易太子  
賴史丹以免太子之危也元帝隤丸之技有以致之也  
楊億入直忽被召至禁中真宗示文一篋曰卿識朕手  
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  
而退蓋入欽若之譖也真宗攻文與下相競有以致之  
也徽宗隸畜梁師成命處殿中御書號令皆在其所師  
成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  
之矯僞徽宗善書天下傳習有以致之也徽宗遣童貫  
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貫游不舍晝夜晝屏障扇  
帶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入相京之因緣以進  
徽宗書畫奇巧之好有以致之也此無他德不一也文  
中子曰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此君道之要  
也

聖學篇第十



說命之篇君學備矣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蓋虛以受人則賢士樂進勤以勵己則清明在躬作聰明亂舊章非所謂遜志有所爲則作之無所爲則輟之非所謂時敏也又曰惟教學半帝王無設教之事而盡倫盡制所以教人也聽政糾刑亦所以教人也親君子遠小人亦所以教人也教人者所以自學也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之義無不中正純粹得其一端卽有一端之益得其全體卽有全體之益惟涉獵強解遺忘則無益也故所重在有獲祖宗成法皆爾時君臣原始要終而斟酌之本無不善但服習久

而怠玩生文具雖存指意盡失爲子孫者信之深而守之固於以究其訛舛詳其節次決其疑似振其廢弛故期之以無愆此帝王之學也人君之學以養德爲先施政次之人主之德其端有四含宏寬大物莫不育謂之仁剛果斷決事莫不裁謂之義恭謹齊肅用無不和謂之禮詳審精確道無不極謂之智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與大小臣工商權而勉勵至於史官所贊臣下所稱所云放勳重華聖神文武者亦不越四德而底於至也四德之本皆在視學賈誼之書所稱四學是也其言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序而恩相及謂凡人主親親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謂凡人主長長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謂凡人主用人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謂凡人主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大賢馭小賢之事皆在其中矣又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蓋四學其目而太學其所也師傅之官講明四事使人主晝之所爲夜復從而思之坐以待旦期以必行有所未至師傅又從而

匡正焉則嗜欲之心非僻之事所滌蕩亦多矣鼂錯之說亦有四焉其言曰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其說要使人主益尊天下益恭屏營惕息以奔走從事未嘗不善也然人君不以愛人爲心必使畏而服之則與仁道反矣聽言受事不求其宜但使不敢欺蔽則舉措不必合義矣不敦典庸禮致時雍之化但以安利爲悅是上下之維持不以禮矣不能使人自盡其忠孝而勉強以從上險薄詐僞相伺日進趨走承順而藏不



測之心前有亂賊而主不知不可言智矣。諛本四德爲學，錯反四德爲學，古今之論，所以取諛不取錯也。蓋德者善之旣成也，善者德之所宗也。人君德盛則求治之心專一不貳，故樂於爲善爲善旣多則因事有言莫不戴德而出，故善言亦多。善言旣多則四海之內莫不稱述讚歎而感化者亦多。感化旣多又何必畏之後服刑之後威動之以利以求其悅，課之以行而求其備哉。此不辨於其政，辨於其學也。四學之外又當慎其所近，謹其所習。人主視天下之人無足敬者，其心必放，更不可言敬天勤民矣。視天下尤物無不欲致，諸前其志必狂。

近小不圖遠大矣。他若宦官宮妾不能皆知聖賢之書，必選擇而後近，俾非僻之言邪媚之態不得狎進，以爲好學之累。他若服食器用雖無當於學問，皆近質朴，屏巧麗不以日新之翫好，賤禮度之服用，則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亦君德之助也。成王初嗣天位，周召恐其處億兆之上，居逸樂之中，不能檢束其心而放於淫欲，故諄諄以夏商歷年爲戒。至于三年喪畢，猶然思慕未平，則其德純矣。始見祖廟作詩以道延訪之意思，述先王盛德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諸祖考而不專其名。後王取此詩以爲廟見樂歌，而世世取法焉。後



世經筵之典是其遺意其事綦重矣然而講筵之義大抵尊君卑臣非復先代之舊大臣在前史官在側人主一言一動皆有繩束不能優游悅懌樂親帷幄故楊守陳請開經筵御午朝一日之間居文華殿時多處乾清宮時少俾賢才常接耳目視聽不偏左右王鏊請于便殿側依仁宗宏文閣故事選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或卽以日講之臣兼宏文之職時御經筵以昭國家盛典日造宏文以崇聖學實功其說皆可常行也推本言之人主之學正心爲要一心之微眾欲攻之苟非學以定志何以卓然自

立不爲搖動雖天資盛美猶必戒常情所忽學日躋而德日富不可謂聖智之資無事警省也聖賢平淡之旨實理之用日陳于前不可使旁側之人誘之以福利怵之以鬼神誤之以邪說溺之以小道雜乎稗官野史浮屠老子之學以無益聽聞妨有用歲月也又必使知吾身所爲卽古今成敗之迹所由見端非夫歲月所習爲一學日用所行又爲一學也聖賢論學言理必言欲言治必言亂言成必言敗言是必言非言精必言粗言義必言利以相對待以相映發以相砥礪如父師之教端莊和悅皆不可廢也後世喜稱吉祥惡聞凶惡是以言



論之間常去其半以就流俗所忌朝廷之上遂有進講  
輟國風之論于是一篇之簡可刪略者居半故學問有  
勸而無懲有喜而無畏有嗜好而無怵惕是以人君之  
學不可辟諱凶咎削去規箴也爲講官者必取志行端  
方威儀嚴重學識淵源議論純正廉退寡欲表儀朝宁  
者然後爲之不可兼以它職使用心不專誠意不屬有  
納誨之名無啟沃之實講筵之上不可攻擊朝士樹植  
黨與使人主薄其言因以鄙其人因以慢其職也夫帝  
王之學不越里塾之書格天之業亦在章句之內但當  
習之有法用之有恆不墮文字之名不啟怠惰之端不  
以淺近妨深遠不以有限失無窮則夫高宗成王豈遠  
乎哉

釋志卷四終



									<p>平始</p>
--	--	--	--	--	--	--	--	--	-----------



